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四十九回 泣紅亭書葉傳佳話 流翠浦摹裳覺舊蹤

話說若花走進亭子，也在石凳坐下，道：「阿妹可曾記清？外面絕好景致，何不出去看看？」小山道：「姊姊來的正好，妹子有件難事正要請教。」因把圖章念了一遍，道：「姊姊：你看這個圖章，豈非教我流傳麼？上面字跡過多，強記既難，就是名姓也甚難記。又無筆硯，這卻怎處？」若花道：「阿妹若要筆硯，剛才愚姊因看山景要想題詩，卻有絕好筆硯在此。」即到外面取了幾片蕉葉進來道：「阿妹何不就此葉權且抄去？俟到船上，再用紙筆臚清，豈不好麼？」小山道：「蕉葉雖好，妹子從未寫過，不知可能應手。」隨到亭外，用劍削了幾枝竹籤進來，將蕉葉放在几上，手執竹籤，寫了數字，筆畫分明，毫不費事。不覺大喜。

剛要抄寫，因向若花道：「剛才未進此亭時，遠遠望著對面都是瓊台玉洞，金殿瑤池，宛如天堂一般。如此仙境，想我父親必在其內。此時既到了可以尋蹤覓跡處，只應朝前追尋，豈可半途而廢？況這碑記並非立時就可抄完，莫若且把父親尋來，慢慢再抄，也不為遲。」若花道：「阿妹話雖有理，但恐尋而不遇，也是枉然。我們只好且到前面，再作道理。」各人背了包袱，步出亭外，走了多時，那些台殿漸漸相近。正在歡喜，忽聽水聲如雷。連忙趨行，越過山坡，迎面有一深潭，乃各處瀑布匯歸之所，約寬數百丈，竟把去路擋住。小山看罷，只急的暗暗叫苦。即同若花登在高峰，細細眺望。誰知這道深潭，當中冒出這股水，竟把此山從中分為兩處，並無一線可通。二人走來走去，無計可施。若花道：「今日那個樵夫，轉眼間無蹤無影，明是仙人前來點化。我想姑夫既托仙人寄信，那仙人又說常聚一處，豈是等閑！信中既催阿妹速去考試，允你日後見面，想來自自有道理。為今之計，莫若抄了碑記，早早回去。不獨可以赴試，就是姑母接了此信，見了阿妹，也好放心，也免許多倚閭之望。愚見如此，阿妹以為何如？」小山聽了，雖覺有理，但思親之心，一時何能撇下？正在猶疑，只見路旁石壁上有許多大字。上前觀看，原來是首七言絕句：

義關至性豈能忘？踏遍天涯枉斷腸；

聚首還須回首憶，蓬萊頂上是家鄉。

詩後寫著「某年月日嶺南唐以亭即事偶題」。小山看到末二句，猛然寧神，倒像想起從前一事；及至細細尋思，卻又似是而非。惟有呆呆點頭，不知怎樣才好。

若花道：「阿妹不必發呆了！你看詩後所載年月，恰恰就是今日！詩中寓意，我雖不知，若以『即事』二字而論，豈非知你尋親到此？那『踏遍天涯枉斷腸』之句，豈非說你尋遍天涯也是枉然？況且前日阿妹所談去年題的思親之詩，我還記得第六句是『蓬萊縹緲客星孤』；今姑夫恰恰回你一句『蓬萊頂上是家鄉』。彼時阿妹不過因『蓬萊』二字都是草名，對那松菊，覺的別緻；那知今日竟成了詩識。可見此事已有先兆。並且剛才從此走過，壁上並無所見；轉眼間，就有詩句題在上面，若非仙家作為，何能如此？此時我們只好權遵慈命，暫回嶺南，俟過幾時，安知姑夫不來度脫你我我都去成仙呢？」說罷，攜了小山的手，仍向泣紅亭走來。一路吃些松實柏子。又摘了許多蕉葉，削了幾枝竹籤。來至亭內，放下包袱，略為歇息。

若花道：「此碑共有若干字？」小山道：「共約二千。趕緊抄寫，明日可完。」若花道：「既如此，阿妹只管請寫，不必分心管我。好在此地到處皆是美景，忽或耽擱一日，也游不厭的。」於是自去遊玩。小山寫了一日，到晚同若花就在亭內宿歇。次日正要抄寫，只見碑記名姓之下，卻又現出許多事蹟，自己名下寫著：「只因一局之誤，致遭七情之磨。」若花名下寫著：「雖屈花王之選，終期藩服之榮。」其餘如蘭音、婉如諸人，莫不注有事蹟。看罷，不覺忖道：「我又不曾下棋，這一局之誤，從何而來？」因將碑記現出事蹟之話，告訴若花。

若花道：「既有如此奇事，自應一總抄去為是。我還出去遊玩，好讓阿妹靜寫。」說罷，去了。小山寫了多時，出來走動走動。若花正四處觀玩，忽見小山出來，不覺忖道：「碑上仙機固不可洩漏；他所抄之字不知可是古篆？趁他在外，何不進去望望？」即到石几跟前一看，蕉葉上也是蝌蚪文字。連忙退出。只見小山從瀑布面前走來。若花道：「原來阿妹去看瀑布，可謂『忙裡偷閑』了。」小山道：「妹子前去淨手，並非去看瀑布。姊姊忽從亭內走出，莫非偷看碑記麼？倘洩漏仙機，乃姊姊自己造孽，與妹子無涉。」若花道：「愚姊豈肯如此！因要領教尊書，進去望望；誰知阿妹竟寫許多古篆，仍是一字不識。你弄這些花樣，好不令人氣悶。」

小山道：「這又奇了！妹子何嘗會寫篆字？倒要奉請再去看看。」一齊走進亭內。若花又把二目揉了一揉道：「怎麼我的眼睛今日忽然生出毛病，竟會看差了？」

小山笑道：「姊姊並非看差，只怕是眼岔了。」若花道：「莫要使巧罵人！準備孽龍從無腸東廁逃回，只怕還要托人求親哩。『乘龍』佳婿倒還不差，就只近來身上有些臭氣，若非配個身有異香的，就是熏也熏死了。」於是看那蕉葉上面，明明白白都是古篆，並無一字可識。又把玉碑看了道：「你這抄的筆畫，同那碑上都一樣；碑上字我既不識，又何能識此呢？」

小山不覺歎道：「妹子所寫，原是楷書，誰知到了姊姊眼中，竟變成古篆！怪不得俗語說是：『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』妹子可謂有緣，姊姊竟是無緣了。」若花道：「我雖無緣，今得親至其地，亦算無緣中又有緣了。」

小山道：「姊姊雖善於詞令，但你所說『有緣』二字，究竟牽強，何能及得妹子來的自然。」若花道：「據我看來：有緣固妙，若以現在情形而論，倒不如無緣來的自在。」小山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若花道：「即如此時遍山美景，我能暢游；阿妹惟有拿著一枝毛錐在那裡鑽刺，不免為緣所累；所以倒不如無緣自在。」小山道：「姊姊要知：無緣的不過看看山景；那有緣的不但飽覽仙機，而且能知未來，即如姊姊並婉如諸位妹妹一生休咎，莫不在我胸中。可見又比觀看山景勝強萬萬。」

若花道：「據你所言，我們來歷，我們結果，你都曉得了。我要請問阿妹：你的來歷，你的結果，你可曉得？」小山聽了，登時汗流浹背。不覺愣了一愣道：「姊姊：你既不自知，你又何必問我？至於我知、我不知，我又何必告訴你？況你非我，你又安知我不自知？俗語說的：『工夫各自忙。』姊姊請去閑游，妹子又要寫了。」若花道：「你知，固好；我不知，也未嘗不妙。總而言之：大家『無常』一到，不獨我不知的化為飛灰，依然無用；就是你知的也不過同我一樣，安能又有甚麼長生妙術！」說著，出亭去了。小山聽了，心裡只覺七上八下，不知怎樣才好，思忖多時，只得且抄碑記。寫了半晌，天色已晚，又在亭中同若花歇了一宿。

次日抄完，放在包袱內。二人收拾完畢，背了包袱，步出泣紅亭。小山朝著上面台殿跪下，拜了兩拜，不覺一陣心酸，滴下淚來。拜罷起身，一回回歸舊路，仍是淚落不止，不時回顧。不多時，穿過松林，渡過小溪，過了水月村，越過鏡花嶺，真是歸心似箭。走了一日，到晚尋個石洞住了。一連走了兩日。這日正朝前進，路旁有一瀑布，只聞水聲如雷，峭壁上鑄著「流翠浦」三個大字。瀑布流下之水，漫延四處，道路甚滑。二人只得攜手，提著衣裙，緩緩而行。走了多時，過了流翠浦。前面彎彎曲曲，盡是羊腸小道，岔路甚多，甚難分辨。

小山道：「前日來時，途中雖有幾處瀑布，並無如許之大。今日莫非走差了？我們且找來時所畫字跡，照著再走。」尋了半晌，雖將字跡尋著，及至細看，竟將「唐小山」三字改做「唐閩臣」。小山看了詫異道：「怎麼竟有如此奇事！」若花道：「此非仙家作為，何能如此，看來又是姑夫弄的手段了。」大家於是放心前進。恰好走到前面，凡遇歧途難辨之處，路旁山石或樹木上總有「唐閩臣」三字。二人也不辨是否，只管順著字跡走去。

這日走到一條大嶺，高高下下，走了多時，早已噓噓氣喘。朝上望了一望，惟見怪石縱橫，峭壁重疊，其高無對。若花道：「當日上山，途中並無此嶺，為何此時忽又冒出這條危峰？這幾日走的兩腳疼痛，平坦大道，業已勉強，何能行此崎嶇險路？偏偏此嶺又高，這卻怎好！」小山道：「喜得上面樹木甚多，只好妹子攜著姊姊緣木而上。」二人攀藤附葛，又朝上走。走不多時，若

花只覺兩足痛入肺腑，登時喘作一團，連忙靠著一顆大樹，坐在山石上，抱著兩足，淚落不止。

小山正在著急，忽聽樹葉刷刷亂響，霎時起了一陣旋風，只覺一股腥氣，轉眼間，半山中攏下一隻斑毛大蟲。二人一見，只嚇的魂不附體，戰戰兢兢，各從身上拔出寶劍，慌忙攜手站起。那大蟲連攏帶跳，朝下走來。看看相離不遠，眼睛忽然放出紅光，把尾豎起，搖了兩搖，口內如山崩地裂一般，吼了一聲，將身一縱，離地數丈，竟自迎頭撲來。二人忙舉寶劍，護住頭頂。耳內只聞一陣風聲，那大蟲自從頭上攏了過去。二人把頭摸了一摸，喜得頭在頸上，慌忙扭轉身軀看那大蟲。原來身後有個山羊在那裡吃草，卻被大蟲看見，撲了過去，就如鷹拿燕雀一般，抱住山羊，張開血盆大口，羊頭吃在腹內；把口一張，兩隻羊角飛舞而出。頃刻把羊吃完，扭轉身軀。面向二人，把前足朝下一按，口中吼了一聲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